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 三生石上旧精魂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

白化文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三生石上旧精魂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

白化文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 / 白化文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1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09036 - 9

I. ①三… II. ①白… III. ①古典小说—关系—宗教  
—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787 号

责任编辑 楼 霏 莫常红

责任印制 王 雪 李 巍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 大家小书 ·

三生石上旧精魂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

SANSHENGSHI SHANG JIUJINGHUN

白化文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13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2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9036 - 9

定价：24.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前 言

程毅中

白化文学长的博学多闻，是我们同学众所钦美的。近十余年来，他又专注研究佛教文化，取得了许多成果。本书所收的文章，就是他研究佛教文化对中国影响的一些案例。第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主要对象，阐释其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佛教文化成分。像我这样爱看古代小说的读者，就得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和启发。有些几经改造的佛教故事和人物形象，我们往往等闲视之，只认为是小说家的随意虚构，而经过白先生反本还原的深入探讨，才了解其根子还在于佛经和经过佛教体系传入中国的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传说故事。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又以无孔不入的方式为佛教作了巧妙的宣传。不过，在宣传中又有加以改造、融化的作用。

我们知道，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是佛教带来的观

念。中国秦汉以前，只有鬼，有神，有仙，有梦，就没有轮回转世之说。有些问题不好解释，只能遵从孔子的规范，不谈“怪力乱神”了。例如对于善恶报应的疑问，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提出了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盗跖日杀不辜而善终，“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窦娥更悲愤地唱道：“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些问题儒家解答不了，佛家却巧妙地加以解释，说是今世为善不得善报的，可以在来世得到回报；或者说因为你前世造的恶孽尚未得报，所以今世为善只能适当消灾或者继续偿罪。为恶不得恶报的也可如此解释。可见佛教徒是多么的聪明！晚至唐代，佛教在竞争中终于战胜了道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三世轮回的因果关系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似乎还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使一部分诚信的群众能够有所畏惧，避恶趋善，对世道人心也还不无小补，至少比宣扬“以暴易暴”的复仇主义要好一些吧。

然而，佛教徒往往把信仰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的买卖，宣称写经念佛就可以消灾延寿，甚至可以取得进入天堂的通行证，其流弊也是难以避免的了。试看敦煌遗书里的《黄仕强传》和《唐太宗入冥故事》，冥间官吏也像

人世官吏一样在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西游记》第九十八回里阿难、伽叶也要向唐僧勒索“人事”。这些都是小说作者的创造。因此佚名《后西游记》中的孙小圣入冥后向阎罗王质问说：

若说今世无罪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恶之不爽，则前世之冤愆终消不尽。

孙小圣还从生死簿上查出判官崔珏徇私作弊，添改了李世民的天禄总簿，给他加了二十年寿命。孙小圣就教十殿阎王减掉唐宪宗二十年的寿命，扯平了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国运。这就翻了《西游记》里的一件公案。

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创造力是很强的。白先生在书中已经充分说明了“小说助成了神佛”的业绩。如他所分析的，中国人善于对外来事物进行中国化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尤其是小说家，像诗人对典故的明用、暗用、正用、反用一样，对佛教故事作了各种各样的改造。古代小说的作者多数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往往向佛、道两家吸取一些养料，提出了三教同源实为三教合流的调和论，如明代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三教偶拈》等就是。而出



于道家的小说如《封神演义》则一边偷偷地向佛教故事学习，一边又改造、捏造，编了一些暗中贬损佛家的情节，如把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都改造入玉虚宫十二大弟子之列，真叫人惊叹不已。《封神演义》的手法并不十分高明，然而崇道抑佛的倾向性非常鲜明。尽管改造得过于操切，但它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却超过了佛教本经。像现在庙里山门口塑的四大天王都变成了风调雨顺魔家兄弟，就是道家的“反派遭”。经过白先生的详尽分析，使我们切实懂得了佛教在中国如何逐步地汉化，通俗化，实用化。

白先生从来善于学习，善于创造，善于吸收业外的东西为自己的专业所用。他也反复强调了中国古代小说家善于改造佛教文化，使之汉化、转化，乃至更科学化，如三头八臂以至三头六臂的造型。我不禁大胆地联想到，我们今天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是也能发挥中国人民的智慧，在学懂精通的基础上，使之中国化、实用化呢？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谈了八仙的由来、演变和几种器物的使用。我就更不敢妄加评论，以免佛头着粪。好在作者自己在引子和后记里已作了概括的说明。读者应先仔细阅读，自然会渐入佳境。

本书的责任编辑知道我和白先生是同窗挚友，在俗文

学研究上又是同好。因此委托我为本书写一篇前言，我辞不获命，只能乱谈一通，真是姑妄言之。读者还是快读正文为是。

2004年12月10日

## 目 录

|                      |         |
|----------------------|---------|
| 引子 .....             | ( 1 )   |
| 仙、鬼、轮回与因果报应 .....    | ( 8 )   |
| 神通变化：小说助成了神佛 .....   | ( 32 )  |
| 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 ..... | ( 58 )  |
| 龙女和柳毅的传承 .....       | ( 76 )  |
| 封建士子的白日梦 .....       | ( 99 )  |
| 八仙 .....             | ( 117 ) |
| 试释如意 .....           | ( 149 ) |
| 话拂尘 .....            | ( 175 ) |
| 谈麈尾 .....            | ( 196 ) |
| 拄杖、禅杖和锡杖 .....       | ( 205 ) |
| 话“法轮” .....          | ( 216 ) |

## 引 子

本书书名《三生石上旧精魂》，取自唐人传奇《甘泽谣》（袁郊撰）“圆观”一则中的一句诗。不嫌辞费，略述“圆观”一则梗概如下：圆观是大历末年洛阳惠林寺一位通晓佛学与音律的富有的僧人，李源是公卿的后代，心灰意冷，施舍全部家财入惠林寺，以寺为家。两位是好朋友，每日促膝静话，如此三十年。后来，两人结伴入蜀游览。去路，大体上走的是杜甫入蜀即后来陆游名句“细雨骑驴入剑门”那一路，归途，李源不想走老路，建议取径从三峡出川，走水路——李源坚持非这么走不可，圆观本不愿意。峡中维舟，见到一位姓王的孕妇。圆观说，她已怀孕三年，所怀就是圆观的后身。只要圆观一见到她，她就要生产了。圆观一拖再拖，这回见着了，“释氏所谓‘循环’也”。两人约定：十二年后，中秋月夜之时，杭州天竺寺外一见，以证因缘。这一晚，圆观逝世，小儿出生。“洗三”之日，李源往见，小儿一笑。十二年后，李源果真到天竺寺，见到圆观的后身，乃是一个牧牛小孩儿。两人互致问

候。小孩儿唱了多首竹枝词，李源记住两首。其中一首是：

三生石上旧精魂，（我们曲解为：根子在佛教那里，源于佛教轮回思想）

赏月吟风不要论。（我们曲解为：反问，启发我们，难道不能从佛教与中国小说的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吗？“赏月吟风”乃是闲事，是文人的“姑妄言之”）

惭愧情人远相访，（我们曲解为：有兴趣的人可以沿流讨源）

此身虽异性长存。（我们曲解为：中国小说虽然把佛教故事中国化了，可是隐藏其中的佛教“基因”还在）

以上所引，说明了起这个书名的缘故。本书主要探讨佛教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特别要说明的是：

中国人很爱接受外来思想与事物。东汉以下，佛教对中国影响巨大。要是没有佛教带来的若干外来思想与许许多多故事为中国小说催生，大批的真正的中国小说就产生不了。例如，“轮回”与“三生”，加上“神通变化”、“化身”等等思想及其故事性例证的传入，就给中国小说家大开眼界，中国人学习外来思想向来很快，而且学了就要用，从而使之化为自己的东西。例如，中国人原来不知道动物可以变化成人，并且能与人搞种种关系——小说中自然以搞恋爱为最能吸引读者，中国作家一明白过来，马上大大

地玩耍起这一套来。早期还在试探：哪一种动物最适合干这一手。南朝时期，试验过用南方水滨的水獭。可是，这种动物地方性较强，许多西北和北方的人没有见过。而且，水漉漉的。在竞争中很快就被淘汰啦！也用过老虎、猿猴，甚至于蛇，后来一直在小规模地采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鬼狐并称，是中国小说中的大宗，本土成分极浓，但是，鬼狐能变化成人，可是从天竺学来的。狐狸精成为迷人的主流，然而她们的美誉不佳，好的少。而源自古代南亚次大陆的龙女，受原型影响，却大都是情意绵绵、风鬟雾鬓的正面美好人物！

可是，中国人又努力将外来事物中国化。慢慢地，老家可就不好找了。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就是一些溯源工作。它们带有例证性质，期望有兴趣的读者举一反三。那么，何以知道哪些事物与佛教有关联呢？一把尺子是：东汉前的中国人想不到那儿去。或者是，中国人原来不那么干。例如，早期道教不但不禁欲，反而大干“合气”的勾当。后世的全真道士与道姑独身，肯定是道教暗中受佛教清规戒律的影响。道教也有自己的老基因传存，如龙虎山张天师一脉相承，还是传宗接代，只不过不“合气”就是了。由“合气”转为维持与维护正式夫妇关系，也是暗中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

可是，中国人向来只愿意接受自己能接受的事物。佛

教很能就地开花结果，这一点比其他宗教生硬推行自己那一套强得多。中国人又善于对外来事物进行中国化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并加入许多自己的东西。这在此书中亦三致意焉。例如，古代南亚次大陆常以“弹指”喻时间短暂，中国人也不是不采用，如所谓“一弹指顷去来兮”即是。那只是文人用典，老百姓不太理这个茬，按中国手势，八成还以为是叫堂倌结账呢！中国人是很重视饮食的民族，时间观念往往和吃喝搭钩。“蚤食”、“食时”、“哺时”、“下哺”、“夜食时”，在十八时分中占五个。中国小说写打仗，主帅下令，必是先起床再造饭，时间顺序清楚，绝不能枵腹从公。所以，小说戏曲中的时间观念经常是中国式的。中国小说的传统是非写吃喝不可，许多问题饭桌上解决。以《三国演义》中事件为例，青梅煮酒才是论英雄之时之处，“借东风”孔明与鲁肃船中必得小饮一番，“群英会”就大摆宴席啦！甚至于“情节不够，吃饭来凑”。爰及当代，吃喝风越扇越旺。举唐人传奇及其前驱来做比较：唐人传奇《樱桃青衣》是从南北朝初始国产化的“杨林”一则变化而来。“杨林”一则没提吃喝，尚未完全中国化；《樱桃青衣》则必须吃罢樱桃再说正事，醒后小竖提醒主人的头一句话是“人驴并饥”。再发展便成“黄粱一梦”；再往下则是《南柯太守传》，喝醉了才能够“梦里南柯”，然后“南柯梦醒”，“余樽尚湛于东牖”。现实中形容时间短

暂，则有后来的“温酒斩华雄”。

更应注意的是，中国人很能学习，看老师怎么变化，立即发展变化。例如，佛教尊像常各有持物，似成专用。汉化佛教中更加使之固定化。如观音的净瓶（由“军持”演变而来）、杨枝（由口嚼刷牙小树枝变来）等均是。中国小说戏曲中，此种个人专用器物、武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唐人传奇有意地在一篇中安排重要道具，往往在文中起无可替代的作用。成功的例子，如《枕中记》中的有窍青瓷枕（比《杨林》中破柏枕强多了）；《虬髯客传》中的红拂；《长恨歌传》中的钿合金钗；《裴航》中的玉杵；《定婚店》中的红丝，等等，均是。后来的作家，也都追求在作品中安设突出的有的甚至能影响全局的道具，如《三国演义》中孔明的羽扇，《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都是使人叹为观止的神来之笔。

中国的武术冠于世界，武术家的武器也在多样性之中追求个人专用：青龙刀、丈八蛇矛、尉迟鞭、秦琼铜，后世尚有胜英的甩头一子，窦尔敦的虎头钩；还有神魔小说中孙悟空的金箍棒、哪吒的火尖枪、猪八戒的钉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器很讲究重量，关王刀八十二斤，鲁智深的禅杖也有六十二斤；李元霸的两柄大锤共重八百斤，但也比不上孙大圣的金箍棒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



如果说，中国的武器所受外来影响不太容易看出，反而是在改造外来武器使之适于战斗方面很成功的话（如中国式样的降魔杵），那么，受佛经特别是密宗影响的法宝则花样翻新，使人应接不暇，有青出于蓝之感。中国人在这方面想象力忒强，几乎抄起什么全能变成法宝。仅举一例：混元金斗，就是马桶翻新。给你扣一屎盆子，就能削掉顶上三花，胸中五气，千年道行全消。另一方面，它又是收生婆用的盆，剪脐带则用金蛟剪，那也是妇女做活计的剪刀。“九曲黄河阵”则是农村野外厕所的扩大化与神化。

可是，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中国人固然大度包容，能采用大量舶来品，并加以国产包装，但是，太离谱的就不行了。例如，古代南亚次大陆的神话故事中，帝释天看上了阿修罗家的公主，抢来为妻，导致一场惨烈异常的大战。这与美女海伦被拐引起特洛伊之战如出一辙。可是，中国统治者一向视女性为玩物，总认为不值得为一个女人打仗。“和番”倒是经常之事，那是从政治上着眼。当然，有许多人不赞成这么干，大多数是文人：“谁为帝子和戎策，我是男儿为国羞！”骂的是无能的谋臣武将。可是，六军驻马之际，牺牲的还是杨贵妃。《长生殿》写来写去，怎么也掩盖不住这一分裂的主题——有真正的爱情吗？